

愿望

父亲平静地和我谈起他有两个愿望。那是傍晚，我们刚在门口吃晚饭，母亲正把碗筷收进厨房。母亲的身影一会儿进，一会儿出，她不时地注视着我們。我和父亲的谈话因此断断续续。

父亲说，他想好好去武汉玩一次。大伯的子女都在武汉，我的堂兄和堂姐，他们做着小本生意。父亲以前和他们来往并不多，或几乎没什么来往。现在却时常提起他们，他说，那是他哥哥的孩子。大伯死去十几年了，父亲这些日子经常想到他哥哥。

去武汉玩哪些景点呢？我们一一合计。有些地方父亲去过，也有一些只是听说，却从没有去过。我说你去武汉我给些钱你带着。父亲说你别管，钱你妈给。母亲这时刚好从厨房出来，说钱不要你操心，我给。母亲一向心疼我，总说我没钱。以前说我女儿上学要花钱，现在又说我没车。我告诉母亲我用不着车，其实买车花不了几个钱。母亲不信任似的笑笑，无论怎么说，儿子没车总还是不体面。所以，母亲尽量不要我的钱。我跟父亲说，在武汉要是堂哥堂姐不方便，就别麻烦他们，住旅社去。父亲说知道，我也就玩这么一次嘛，多花些钱怕啥？我说那是，我还是给点钱？父亲偷偷笑着说，好，给点就给点。我说，现在给？父亲摇摇头，说现在给，又要交给你妈。我说，那你去武汉之前打我电话。父亲答应了。

这是父子间的秘密约定。母亲又出来了，她看着两个男人故意遮掩着的笑容，便狐疑地问父亲，你们说什么了？笑得这么奇怪？我说没什么。父亲望着另一个方向，说蜜蜂来得更多了。

母亲的厨房外面，有一只被扔掉的破书柜。书柜里不知何时结着一只大蜂窝，蜜蜂飞来，缠结在一起时，差不多有筛子那么大。母亲说蜜蜂飞来是吉兆。所以每当父亲语塞，他都会说到蜜蜂。

父亲的第二个愿望是回老家。老家的家已不在，家人也都在外面。但父亲还是执意要回去。他打算就住在镇上，旅社一晚上10块钱。我说有好点的旅社吗？他说，好点的20，也可能要30。我说那你住30的吧。父亲说好，他满足地笑着，好像生活突然间变得很奢侈。住的问题解决了，他准备就在街上的饭馆里吃，吃点家乡菜，他说，想吃什么吃什么。我说对，想吃什么吃什么。然后是玩，镇上有很多小茶馆，年纪大的乡下人多半都在茶馆里打牌。父亲在老家时

就热衷于玩一种古老的纸牌，赌注很小。出来了，住在城里还老想着。这次回去，他说要玩个够，还要赌注玩大些。

母亲说，玩多大？给你1000够不够？父亲说，就1000。那天傍晚，我们三个人，父亲母亲和我，我们在一起谈论这些。后来我才知道，这些只是引子。父亲真正要谈的是死亡。他说，老家里和他年纪相仿的人，很多都死了，剩下的已没几个。实际上父亲才刚刚70，可是谈论生死，他却能那样淡定。父亲衰老的面容非常柔和。他说他很知足，他比他的好多同伴和乡邻都要活得更为长久。跟他们比，他也享了更多的福。

我想，父亲如此认真地谈论他的愿望，一定是在怀疑他可能去日无多。今年以来，父亲的健康在走下坡路。很多以前他喜爱的食物，比如猪肝、新鲜猪肚、草鱼片，现在都已食之无味。有一次吃过饭后，父亲悲伤地对我说道，猪肝嚼在口里有一股木头味道。我想象着父亲年轻时怎么也吃不够的一道菜肴，居然变得像木头一样，所以他注视这道菜的目光忧心忡忡。

但父亲总体上还是安祥，没有任何哀怨。对于某一个话题，我们都在小心地回避，不去挑明。父亲始终微笑着，慢慢地讲述着。他讲述同村里那些已经不在的人，我听着他们的故事，和他们比起来，父亲没有理由诅咒命运。

烟草记忆

父亲烟瘾大，这一生都与烟草纠缠着。我说得已经够多了，不说也罢。

其实，关于烟草，我还有更多的记忆补充。记忆是很怪的东西，它有点像是一棵树埋在地底下的根系，经常分岔，盘根错节。细微处，它颤动着的末端，像极了身体里的神经末梢。敏锐，疼痛，或温暖。

这里必须说到祖母，如今再也见不着祖母那样的女子了。祖母无疑是个端庄的女人。她生在旧时代，缠过足，有着粽子般的三寸金莲。

祖母在她年幼时一定为缠足尝够了苦头，但她毕竟缠成了。这在她未必不是终身的成就和骄傲？一个女子能把脚缠成那样是秀美的，值得尊重和被仰慕。就像现在的女人，不是

是“中产阶层”了。父亲与母亲从安家起，就一直被债务压得喘不过气。

母亲常说，他们是借债把我们兄弟五人养大的。其实这些如同泰山压顶般的债务，加起来也就是三四百元之数，但在当年月工资仅三四十元的时代，对于一个上有老、下有小，靠“死工资”谋生的家庭来说，不啻是天文数字。这个沉重的包袱，一直到后来四弟去西藏当兵、提干后寄钱回来，才彻底轻松。现在父母亲的退休金加在一起已超过3000元，这对老人而言自然是一笔巨款了。父亲常说他是“运气好”，因为只有长寿才能不断增加退休金，他说他和母亲是“活着就挣钱”，而人家打工的是“挣钱才活着”。

父亲养身术的一大秘诀是长年坚持身体锻炼，每天必做一套自编的健身操，内容有：单腿站立，分别做“金鸡独立”各1500下；靠在门框前，撞后背、后腰各40下；弯腰仰头敲后背400下。这套健身操他已坚持了一二十年。父亲年轻时患过肺结核等病，进入老年却“返老还童”，他常说不知道头痛是什么感觉。正月初五这天，我们一起去合川“钓鱼城”古迹游览，父亲爬坡走路比我们几弟兄还快。我曾试着做“金鸡独立”，做到数百下就坚持不了。

父亲最爱说：“我是饿了就吃，睡睡来了就睡。”父亲外出随身带的书包里必定装有糕点、糖果，走路饿了就吃。每天必午休，晚上超过九点半必寝。因而春节团聚，我们常常与母亲聊天到深夜，而父亲最多坐到10点就哈欠连连，回房间去了。

父亲爱上街购物，他的标准是“不买贵的，只买贱的”，但买回来的东西常常被母亲批评。四弟一再叫父亲出去不要买东西回来，但父亲总是左耳进右耳出。一来，他为自己在家无所事事吃闲饭心有不安，总想着要帮家里出点力；其二，也是习惯使然，上街见到便宜货就手心痒痒，能省就省。殊不知，有时实在是好心帮倒忙。如某日父亲买回来三块豆腐，摊主的变法是买两块一元钱，买三块一元二角，父亲就动心了，买三块不就要节约三角钱吗？于是就买了三块。但家里平时时人少，吃不完这么多，结果浪费了一块豆腐。母亲给父亲算账，现在吃掉的两块豆腐每块要七角五分“高价”。父亲不服气，嘟囔道：那一块豆腐吃了不就节省了三角钱吗！

父亲好动，每天必定要出去走走。老年人享受免票，乘公交、坐地铁、逛公园一概不用花钱。父亲通常是上午9点多钟出去，午饭前回来。有时在外面看热闹过了午餐，就去小餐馆吃一碗担担面。但他最爱吃的是“豆花饭”，饭与菜全有了，还不到5元钱。《重庆晚报》每年九月初九举行重阳节敬老活动，报社登广告邀请75岁以上老人重阳这天去市郊游览，还管午餐，按报名先后，额满为止。父亲已去过多次，有一次晚报记者采访了他，把他的照片登在报上。父亲兴奋异常，如同珍宝一样将剪报展示给我们看。听父亲说，晚报第一次搞重阳节活动时，他生怕报不上名，破天荒坐出租车赶去，这也是父亲惟一次独自享受出租车。

父亲与母亲一辈子在纺织行业做工谋生，早先在老振和染织厂，以后是重庆织布厂，他们亲历了织布厂筹建、发展、鼎盛、改革、兼并、破产、关门的全过程，二老大半辈子都献给了织布厂，因而对工厂的热爱非常人所能想象。两厂的老同事退休后每月轮流做东聚会，因而父母亲每月有两次能与老同事相聚的机会，重温老厂的记忆与旧情，是老同事们永恒的话题。但每年春节我总会听父亲说，聚会的老同事中谁谁又走了，人越来越少。以前30人聚会，要过两年才轮到做东，现在十多人聚会，刚过了一年就又要做东了。

父母与老同事聚会去的最多的地方是重庆江北区的“花卉园”，那个公园场地大、空气好，更重要的是里面的餐俭价廉物美。“价廉”一直是父母那一代人最关心的。勤俭节约已成为他们生命的律动与血液，须臾不可缺失。父母亲在茫茫人海中，普通得不能再普通，平凡得不能再平凡。但正是他们普通与平凡的人生经历和经验，凝聚起我们向上向善的力量，并转化为我们的生命律动，流淌在我们的血管中……

也有今天的时尚吗？所以，哪怕是在记忆里，我也不愿意（就像风化的墙壁一样）剥蚀祖母潜藏着的幸福感。当祖母隐忍着身体的痛楚和屈辱，她的内心肯定怀着感恩和幸福，这一点我不怀疑。

但是祖母脚上的幸福从没变成现实。她缠出了一双精美绝伦的小脚，一迈步却走进了新社会。在另一个时代里，那双脚不再是美，而是丑陋，是某种邪恶的缩影和见证。

祖母不是邪恶，但她的身体却承载着邪恶的烙印。她的脚，异常刺眼地昭示着时代的伤疤，像是这个社会肢体上腐烂的“补丁”。

这些混乱的印象充斥在我童年的脑海里。祖母古怪，甚至“不洁”，她似乎更像是“地富反坏右”。小时候，我害怕他们，却也总在有意无意间靠近和窥视他们。

我在观察祖母，让人沮丧的是，祖母比所有那些和她年龄相仿的女人都要体面、尊贵。我在很久之后回忆祖母，总能想到优雅。祖母是个美丽而优雅的女人，她在气质上和村子里的女人格格不入。

老家在花山镇，祖父曾开过一片庞大的屠宰铺，据说花山镇大部分的猪肉供应都来自我家肉铺。祖上那样辉煌的光阴我只过了4年。4岁时我们全家移民到陈家棚子，那是我母亲娘家所在的村子。

这方面的事情我以后再写。简单点说，政府在花山建了飞沙河水库，整个花山镇不得不葬身水底，镇上所有的人因此全部移民。

还是说祖母。我4岁时离开花山，开始萌生记忆。祖母和身边的女人完全不一样。不仅因为祖母是小脚，更因为她还吸烟。

问题就在这里！祖父曾是一个“杀猪如麻”的屠夫，但祖父不吸烟。祖父的模样斯文得有点像书生，这当然比较可笑。更可笑的是祖父还有一条手臂总僵直着，我不明白这样残疾的手臂如何杀猪。这些可能都无关紧要，但祖父真的不吸烟，他从来不吸。

吸烟的是祖母。祖母脚小，轻易不上街。祖父过些时上一次街，每次从街上回来，祖父都会带回一盒或几盒香烟。

那多半是些“经济”牌或“红花”牌香烟，价格为7分钱或9分，短短的，没有过滤嘴。



1

大小寒正是乡村冬令收藏、孕育生机的时节。今年元月7日正是农历十二月十四的“大日子”，赣南客家重镇上犹营前的上湾村，那栋古旧的二进宏宇，暖色的锁呐声飞扬。黄家婚娶拉开了序幕。古朴字画扬文气，红纸春联着墨韵，“进土”匾凝聚着岁月祥光。文书、司厨、接待等各就其位。安放三牲的抬盒让人领略祭祀的庄严。古老宅第聚集着现代人，电灯炽亮，红火徜徉。头戴礼帽、身着长衫马褂的年轻新郎按部就班。

门前的花轿整装待发。这一切似曾相识，这一遭已为陌生，这一道让人惊奇和感怀。

古老的花轿、现代的小轿车、喜庆的人们成了这天上湾村别致的风景。

2

这是座被数十年岁月尘封的真实花轿。年轻人更多地感到好奇，而上年纪的阿婆阿娘们见物感叹。她们中有谁曾经坐过花轿？至少，她们中有人见过这一山乡风景，她们想起自己做妹子的年代，想起那个花轿像红船摇过绿色山野的时代——那个时代永远消逝了，不，仍留存存在她们心灵深处。抚桥而思，花轿激起她们遥远的回想。她们这些寻常的农家妇女，看到并抵触传统的复活——客家传统又回到了身边。

这一切似梦非梦，却是可触可碰的现实。

对山里乡亲们来说，“传统”并不是印在书里的训词条规，而是浸透在日常生活为人父为人母为人兄弟姐妹的律令，淳淳情感体现于每一个生活细节，体现于每一个仪式。只有细心的人方能深刻地感知。

一个转身，乡亲们便浸染于传统之河。

当年，除了祖母，另外一些吸烟的女人，我只能在电影里看到。在我所看过的几部片子里，但凡吸烟的女人，不是女特务，就是地主婆，她们都是坏女人。可是，正像我父亲一样，我祖母也吸了一生的烟。

当然，我得承认，这个世界对我最初的诱惑，恰恰就是吸烟。

为什么要否认呢？诱惑者就是我的祖母和父亲。父亲吸烟，让我向往男性的张扬。而祖母吸烟，则让我看到了女人内敛的痛苦和忧愁。

大约10岁左右吧，好像是读小学三年级，那时候，我开始间歇性地偷祖母的烟。我从来没想过要偷父亲的，如果被 he 发现了，我一定会惨遭殴打。父亲若要打我，向来不会手软。所以我选择祖母当属必然。

祖母的烟总在固定的位置。她卧室里有一张床头柜，或梳妆台？记忆变得模糊，不知道那应该称作什么家具。柜上面有一只年代久远的木制匣子，一盏带灯罩的煤油灯，梳子，镜子，然后就是撕开的烟盒。

它总在那儿，踏着床面前的垫脚板就能拿着，从不曾失手。

我还记得祖母卧室里的阴凉潮湿，记得柜上面的煤油气味，记得那只木制匣子。但我没拿过匣子里的东西，我只偷祖母的烟。

我不多偷，通常只拿一根，顶多两根。之后，我躲到后山坡上的灌木丛或厕所里去，把它抽掉。如果有两根，我会把剩下的一根收藏着。

这段记忆非常清晰。对10岁的我而言，吸烟远非享受，那绝对是一种折磨和摧残。第一次吸时，烟像刀子一样割裂着我的喉咙和内脏。我呛着，咳嗽，像要呕吐，或晕厥。

然而，这种对祖母的偷窃持续了几年。吸烟本身我并不喜欢，也不快乐。那么，我为什么还要偷着吸呢？是否，违禁才最为重要？每个孩子都渴望去做那些不能做的事，或者不让做的事？是这样吗？

违禁永远是冲动！而那些孩子一旦变为成人（谁不变为成人呢？）以后，同样会没完没了地阻止他们自己的孩子。而孩子将再次违禁，只不过违禁的内容不同而已。

这就是我们，从来都是这样！设禁或者违禁。

但是，有一件事情直到祖母去世我也没能弄清楚。我不知道对我的偷窃，祖母是否知情。这件事变得越来越重要。一个孩子的花招，能在几年的时间里瞒过大人吗？如果祖母知道，她为什么从没有责罚我？或者向我的父亲告发？更或者，至少，那些烟，她为什么从不藏匿？

渡 船

风静雨停的午后，湖水如沉淀了千年一般，静静地漾在那儿。可一瞬间，几只小船划来，打破了水面的宁静，又展现出了一幅灵动的滇池岁月。

如在梦的深处，咯吱咯吱的划桨声摇来了一船古老的相思，洒落在白云映照、洁净、透明的水面上。流光碎影中，几处灰蓝、几处碧绿，和远处那些连绵起伏的山峰，在岁月苍白有力的巨手之上，饱蘸岁月。

岸上的绿树远望湖水中的深棕色小船，羡慕它能自由漂荡；苍老的小木船却想静静休憩，希望有朝一日可以和树一样扎根土壤不再漂泊。而人却渴望如树、如船，一半深扎在土里，一半在风浪中张扬。

多年前的渡口已经锈迹斑斑；都说小船一生都在渡人，那此生，谁又来渡小船？

彭 樨/文 阴海鹰/绘

难即使铺天盖地，也不能把它淹没。

4

小轿初嫁，坐轿乘风“于归”，即便是现代的山乡，加上轿车相随，哭嫁的仪式依然花开一样展开。也许，泪眼惺松，出声的哭叫只是三几句，更绵长的大哭在心头涌荡。你就是在这城里打工，回到山里出嫁，见物思情，也会有惆怅的告别，告别童年——童年的乡村、童年的嬉戏、童年的真纯，告别融入体温的老屋，告别父母兄弟姐妹和众多的乡亲，告别村里的绿树和清亮的溪河。你只要在山里就会深刻感觉自己是传统之家。

当嫁日逼近，你选择了乘轿，也就继续顺沿传统。无意中你和夫婿做了表率。过往的传统于你们已然陌生，你们进出老屋就是进出传统的河流，传统于你们仍是遥远的存在，但风驰电掣地向你们靠近，跃上你们的心头，老屋默默地把你们“摆渡”。生活之路沿着老屋——传统延伸。

现代与传统集于你们一身。传统与现代并不是誓不两立。耸动的花轿成了乡村一道美景。

5

传统只是一种想象的存在，成了一个亲切却遥远的彼岸，但靠了隆重却细致的仪式，传统回到了心灵。你们叩谢亲友，你们把壶添酒，意味着黄家新一代的真正登场，成为黄家家庭的一员。宾客中有远道而来的城里人，这又构成了一幅现代乡村图景。你们也许继续进城找生活，有可能在城里定居，这是现代生活的魅力。但是，“花轿志喜”会融入你们的血液，成为你们一生的自豪，这等于说，你们与山乡相连，与传统相连，老屋——山乡会定格这样的良辰美景，也为我们每一个人定格这样的感动和联想。